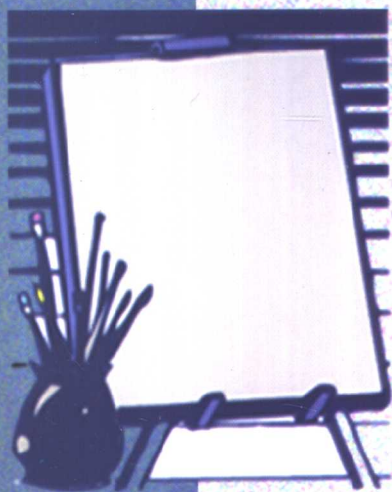


TCL 飞鹄文丛

帛丝集

李靖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帚丝集

李靖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帚丝集/李靖国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0

ISBN 7-5059-4068-6

I 帚… II. 李… III. 杂文—中国—当代 IV. 1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39707 号

书 名	帚丝集
作 者	李靖国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萍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I · 2615
总 定 价	19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TCL 移动·飞鹅文丛》总序

刘耀辉

市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编辑出版一套本地作家文丛，想请我来作序。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就答应下来。

10本书为一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统一出版，据说印刷总量可以达到两三万册，总字数近200万字，首先在感觉上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形成了一种气象万千的阵容，也形成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所以当然也是惠州文坛上的一桩盛事！过去，我市作家虽然也不断有著作出版，但由于缺少组织，都是零敲碎打，因而引不起人们很大的注意。这次不同了，10本书放在一起出版，无疑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局面。因而我对该文丛的出版，除表示热烈的祝贺以外，还希望市文联和作协继续发挥组织功能，不断为我市作家推出系列丛书，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翻看这10本书，我惊喜地发现这套文丛的整体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说是我市作家队伍的一次整体亮相，还可以看成是对所谓惠州“文化沙漠论”的一次有力回击。这10本书，作者有老、有中、也有青，是一种“老中青”在创作领域的完美结合。虽然他们的作品彼此

独立，但放在一起就显得相映生辉，不同凡响。我们通过阅读这10本书，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们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追求，也能清楚地评判惠州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实力。

10本书中，打头的当然是市政协副主席、惠州学院副院长李靖国先生的《帚丝集》。他的这本杂文集，洋洋26万言，是他多年的创作积累。所谓“帚丝”者也，一根根加起来就成了一把大大的铁扫帚，这扫帚不仅可以扫落社会上的某些浮尘，更可以扫落人们心灵上的尘埃。君若一读，必有升华。魏晓霞是一位已经冲出我市、走向全国的女作家，她的通俗小说——黑狐恐怖体验系列丛书已出了6本，此次她推出的长篇小说《魂断荧屏》曾在报上连载，影响很大，这次读者可以一气将其读完，以饱眼福；申平的《追赶太阳》是一部中篇小说集，作者的小小说作品在国内较有名气，《申平小小说100篇》也曾获得过我市首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次他又推出几部中篇，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功力。李展强的《苏东坡侍妾王朝云》，以前曾经出版过，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反响，这次作者又把原著加以充实、扩写，可见作家的认真态度和不懈追求。人们都说惠州市的散文创作实力很强，此次推出的周小娅的《我爱鱼儿我是猫》、郑海州的《思念如歌》、秦蓝的《种月亮》、木子红的《万叶千声》、孙红的《窄梦》等，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为这一观点做了有力的注脚。特别是周小娅和郑海州，在散文创作方面已颇得其中三昧。尹兰河是惠城区的一位女诗人，这次推出她的《因为有爱》，为不甚景气的诗坛增加了一道风景。我还要说的是，后边说到的这些作家，大都是惠州文坛上的后起之秀，有的甚至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他们创作势头强劲，必将成为我

市文艺创作上的中坚力量。

最让人称道的是 TCL 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加盟。该公司总经理万明坚独具慧眼，热心文化，当听说出版这套文丛遇到一定困难时，立即慷慨解囊，热情相助，从而减轻了作家们出书的负担。这一义举的意义不在于企业出了多少钱，而在于这是企业对文化事业的一种垂注，一种参与，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企业与文学艺术“联姻”，不但有利于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文化品位，树立企业的文化形象，扩大企业的影响和知名度。TCL 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这几年经营有方，声名鹊起，现在又与文学艺术家结盟，说明企业经营者目光远大，企业必将铸造出更大的辉煌。

这里还要说的是 TCL 手机等产品早已在国内外名声远播，但是我市作家的作品目前还缺少“知名品牌”，还未能真正冲向全省、冲向全国。这套文丛的出版，也许是一个开端，一个信号，希望文联及所属机构能进一步整合创作资源，不断发现和培养新人，并通过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尽快使我们的作家队伍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以崭新的姿态，崛起在粤东大地上。

惠州历史文化悠久，山川秀丽，地灵人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惠州经济高潮的到来，必将会有一个文化高潮的到来。我本人和所有的惠州人都在热切地期待着。

是为序。（作者为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自序

我从1993年5月起给省内外各报写稿，至今已经发表100多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杂文。应该说凡见报的稿件，都倾注了有关编辑的心血。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们当“教书匠”的一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述而不作，民间谓之“光说不练”。譬如当语文教师的人，天天给学生讲名篇佳作，头脑里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塞得满满的。看别人的文章，哪里好，哪里不好，一说就准；点点评评也恰如其分，但临到自己动笔时就很难写出好文章来。为什么？因为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太多了，从构思立意、遣词造句到谋篇布局，在在都有清规戒律存焉。害怕“触雷”，自己把自己局限住了。再加上长年程式化的教学生活，一门或几门课程讲到老，变化不大，没多少新鲜的东西。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写不出文章来了。所以，教文学、教写作、教新闻的老师，他们的经验丰富老到，许多名作家、名记、名编都领受过他们的教诲，功不可没；然而他们自己却往往没有多少“拳头产品”可作弟子们的示范。于是就分出了“做学问”与“搞创作”两支队伍。旧时高校那批治学一生的老夫子们，研究名著的高头讲章盈箱积案，探索佳作微言大义或精妙艺术的论文车载斗量，但很少有超越前人的作品面世的。一部《红楼梦》仅80回为雪芹先生真传，但后世的红学专家何止万千？但至今没有一部

可望其项背的宏著出世。至于“红学”这门学问嘛，当然要做下去。这支“做学问”的队伍，在高校历来居于正宗的地位；而搞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的人似乎无足轻重，“你们搞的那些‘小玩艺儿’，又不是什么大学问。评职称时，全不算数。”事实也确实这样。为此，我头脑中有一根弦一直绷得特紧，提醒自己每年至少要搞出2至3篇专业论文来。我确实也那样去做了。七八千字，万把字的论文磨出来后，还要竭力争取在省或国家级杂志上发表，否则怎么叫做学问呢？

然而，我偏爱写一些小文章的积习仍然难改。上面说的八年来发表的一百多万字文章，虽也有三四千，五、六千，甚至万字以上的，但绝大多数都在一千二三百字以内，有感而发，不拘形式的短文。照样有些朋友劝我把时间和精力集中起来，“搞一点大的东西”，以期产生某些“轰动效应”。我何尝不想如他期望的那样去做？一则因为才疏学浅、德薄力怯，二则因为琐事缠身、无从聚时，三则因为对做大学问搞大创作没有信心，缺乏动力，所以只有知难而退。鲁迅先生当年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在鲁迅先生建构的中国现代杂文恢宏的大厦面前，我这类初起步的后生晚辈自然是渺小的，但有一点却同先生的心相通，即把写杂文作为人生的一件“严肃的工作”，绝非哗众取宠、游戏文字。检讨自己写的杂文，既有针砭世俗流

弊的，也有讴歌时代英雄的；既有痛斥腐败污秽的，也有弘扬光明廉洁的；既有外向审察的，也有内向自省的。尽管写作技巧尚嫌低陋，但写作的态度却严肃认真。不仅在送呈稿件前再三审读，而且见报之后继续推敲，倘发现缺陷，力求在下篇文章中避免之、修正之。寻找一个题材，提炼一篇主题，往往冥思苦想，亦尝商诸同好。常常为已经见报稿件中的某些缺点、弱点，而长久抱憾，深感对不起读者。对于拙作，经常有读者来电来人来信表示呼应或商榷之见。只要坦诚，我一概热情接待，引以为荣。譬如我的那篇《包青天效应》见报后，几位老干部、老教师打电话表示赞赏，并要同我交朋友。又如我那篇批评演艺界某些不正之风的《舞台·屏幕·商场》见报后，有些青年朋友找到我当面表示异议。这一些，我都认为是读者们对我的关心和厚爱！倘若一篇文章见报后，无声无息，无色无嗅，说明读者根本不搭理你的东西，这正是作者的悲哀。所以为了严肃地面对人生，我将不会放下自己那枝低能的笔，尽管这若干小篇什在一些大学问家面前是作不得数的。

惠州市文联秘书长申平同志是个热心人，他竭力劝说我将以往发表的杂文结集出版。精诚所至，顽石为开。遂检点旧作，让其面世。倘因滥竽充数而贻误读者，则罪在不赦也。

2002年2月20日李靖国于丰湖书院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购书、藏书、读书·····	1
请勿忘记齐宣王·····	3
欲发议论思鲁迅·····	5
中年朋友，格外珍重·····	7
冷一冷再说·····	9
是“父母”，还是“公仆”·····	11
随意说“追星”·····	13
难得“糊涂”·····	15
鹅城不相信“宠物”·····	17
流言这玩艺儿·····	19
频频挥击你的铁拳·····	21
真话贵如金·····	23
学历和学力·····	25
真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	27
从拖欠教师工资说开去·····	29
闲话“牢骚”·····	31
读书之乱弹·····	33
穷书与富书·····	35

从“港台歌星热”的降温说起·····	37
《较量》、《神话》皆可休矣·····	39
异向同质的思维方式·····	41
且听巴金冰心的呐喊·····	43
五十岁去读书·····	46
“造假”的极峰·····	48
忧“挫折教育”·····	50
新时期的清贫家庭·····	52
《左联词典》和姚辛的命运·····	54
“人的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56
兴办高档次学校之乱弹·····	58
两个“百分之九十以上”·····	60
如此新编·····	62
包青天“效应”·····	64
小心吃到烂苹果·····	66
“外包装”及“内里”·····	68
包青天、展昭、饮料及其它·····	70
今日“名流”的另一面·····	72
谁在大口吞食胡椒粉·····	74
称呼岂可小觑·····	76
赤子丹心赞·····	79
有感于“鲁迅”的减肥·····	81
两则新闻引出的思考·····	83
爬进了啥“格子”·····	85
何智丽不是“汉奸”·····	88

岂能利令智昏·····	90
“世界之窗”：迷人的诱惑·····	92
书价，你慢些儿涨·····	94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97
“亡魂”死里逃生的背后·····	99
“幽默”的“妙用”·····	101
“体验野性回归自然”·····	103
时代呼唤杂文、杂文怀念鲁迅·····	106
小品的得宠及其他·····	108
“包装”的灾难·····	111
返璞归真话广告·····	113
梁、陈之流的逻辑·····	115
“追星”现象与作家“高论”·····	117
明星台下的“精彩”表演·····	119
理发与刮胡子的怀旧·····	121
真正的天才不需要包装·····	123
“母亲”的奉献·····	126
再谈“导弹”与“茶叶蛋”·····	128
两种歌声两种“破格”·····	130
“种子”与“大地”·····	132
姜文的“牢骚”和葛优的“疑惑”·····	134
也说马俊仁、王军霞现象·····	136
“小皇帝”、“大皇帝”和“基尼系数”·····	138
舞台·屏幕·商场·····	140
莫给大明星添“难”·····	142

“追星”、“发烧”、与贩卖“古董”	144
幸福家庭靠什么维系?	147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150
还须呐喊到何时	152
“炫富”谈	154
让学子们如何选择	156
“补拍”心态戏说	158
论“恶人‘后’告状”	160
崇名与崇实	162
脸蛋与素质	164
难道只能向帝王乞讨	166
人有病, 天知否?	168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70
柯云路走火入魔	172
当代的愚昧加野蛮	174
高贵的寂寞	176
史诗的“命运” ——8万元	178
这是为什么?!	180
有感于张治中的反腐肃贪	182
鲁迅当年的隐忧	184
“坏女人”变好的绝技	186
范仲淹会怎么说?!	188
尴尬的“老道”	190
梁晓声先生戒之, 慎之!	192
实在高妙: 王先生的逻辑!	194

伪科学的“拳头产品”	196
好一部“引力能发动机”？！	199
广告做得好不如产品质量高	201
“翻天妙手，与众不同”	203
另一种“罢演”	206
“南无‘灵鸽菩萨’万岁！！	208
无情未必真豪杰	211
原始而又“新潮”的炮弹	213
忽然想到“死”	215
请看当代“鲁斋郎”的淫威	217
勒住书价这匹脱缰野马	219
“诚实”的副市长	221
鼠年说鼠	223
读“青岛工商局八名处级干部‘落马’”有感	225
老板的穷与“巨星”的乏	227
“极品”随想	229
除夕看电视偶感	231
《打工》与《鞭子》的思考	233
小品的危机	235
宽容对待离婚者	237
“名牌”的伪劣品	239
我们还会受骗吗	241
谁骗谁	243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45
威慑力量的呼吸	247

难于“立论”	249
政协委员们为何治不了“神医”	251
有感于评选“十佳公仆”	254
素质教育，暂且委屈一下	256
王有玺的‘四把火’效应	258
于一饭一菜处见公仆本色	260
又见黄世仁穆仁智	262
新时代的真正明星	264
教育界怎样“打假”	266
反腐败不能手软	268
语言艺术家岂能不讲语言	270
“大学生谈恋爱”小议	273
回归文学说男女	275
大学生的阅读：继承与传递	280
大学生应该重视“门面”工程	282
好！劳模之女敢说“不”	284
我的“鲁迅情结”	285
我又要写杂文了	288
关键在于提高婚姻当事人的整体素质	291
为了忘却的纪念	293
韦唯“风波”随想	295
忽然想到阮大铖	298
头发也“好色”质疑	300
救救绿水青山	302
不要孩子的“二人世界”	304

亲贤远佞万事兴·····	306
警惕一种腐败·····	308
错过·····	310
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剧”·····	312
“导弹”打“苍蝇”又一例·····	314
对于“辞典热”的冷思考·····	316
合法离婚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318
牛年话“牛”·····	320
《模特儿时装》杂谈·····	322
大学生，请自重！·····	325
还是当教师好·····	327
官僚与诈骗·····	329
取名琐议·····	331
孔令辉的脸色·····	333
问一个为什么·····	335
闭眼、睁眼与筷子、刀叉·····	337
永别了，戴安娜！·····	339
短些、再短些·····	341
又闻批评“官本位”·····	343
平视名家·····	345
《雅俗共赏》别议·····	347
虎年说虎·····	349
门槛·效率·素质·····	351
坐拥书城不大易·····	353
看电影与读书·····	355

论政绩差的干部“下岗”如何？·····	357
没“犯错误”“官”照当·····	358
尽信书，不如无书·····	360
无可奈何“排分榜”·····	362
通识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364
“人工合成牛胰胰岛素”引发的历史教训·····	367
法律扬威正其时·····	369
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	371
并非“危言耸听”·····	373
克林顿绯闻杂感·····	376
时代需要拼搏精神·····	378
师生冲突的“悲剧”浅析·····	380
现在的教授·····	382
私立学校往何处去·····	384
失去了好课程·····	388
生活永远是作家的老师·····	391
人文教育的警声·····	393
正说“戏说”·····	396
出书·····	399